

## 曠野·安息·退隱：馬可福音一至三章

「曠野」是「退隱」的地方和空間，「安息日」則是「退隱」的日子和時間。

「曠野」、「安息日」和「退隱」這些觀念在馬可福音第一至第三章裏經常出現。「曠野」屬於空間性的觀念；「安息日」屬於時間性的觀念；至於「退隱」，則含有「退出」、「撤離」、「放下」、「捨棄」、「止息」、「隱藏」和「易位」的意思，它又跟前面兩個觀念有直接的關係。「曠野」是「退隱」的地方和空間，「安息日」則是「退隱」的日子和時間。

馬可福音第一章開頭的場景就是曠野，記載了施洗約翰在曠野傳悔改赦罪的道和洗禮的故事（參可1~8）。這位在曠野事奉的傳道者，過著的是非常簡樸的生活（參可16），不過，更重要的並非外在物質生活享受的問題，而是內在生命是否有一種謙卑簡樸的屬靈質素。約翰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是不配的。」（可17）這是何等謙卑的說話！

施洗約翰本來比耶穌早出道，按理他的工作資歷不會比耶穌遜色。不過約

翰知道耶穌比自己更有能力；更重要的是，由於他願意聆聽和順服上帝藉著先知所講的說話，因而能夠認清自己的身分——耶穌的使者和先鋒（參可12~3）。因此，當耶穌這位主角出場，施洗約翰就甘願謙卑退隱下來，這也是一種易位的行動。

馬可福音只用了很短的篇幅記載耶穌受洗及受試探這兩段非常重要的故事（參可19~13）。耶穌是退隱到曠野受試探的，曠野的誘惑無非來自人對物質、權勢、能力、名譽、財富等慾望的追求，而具有完全人性的耶穌，同樣要面對這些人性慾望的誘惑。根據三卷符類福音的記載，剛剛於受洗時被上帝稱為愛子的耶穌，被聖靈「催到」或「引到」曠野接受試探，明顯聖靈在這件事情上扮演主動及主導的角色；本來擁有尊貴身分的耶穌，到頭來卻被動地順服聖靈的引領，這種被動和順服本身已是一種隱藏自我的表現。如果細察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經文，我們有理由相信，耶穌並非靠著超自然的神性力量，也不是因為祂擁有上帝永遠不可能犯罪這種先天的免疫能力而勝過試探。他勝過試探的原因，完全在於無條件地倚靠聖靈的引導以遵從上帝的說話，以致能夠放下或捨棄上述的慾求，勝過魔鬼的誘惑。本來擁有至高尊貴神性身分的彌賽亞，卻降卑成為

人，取了奴僕的形象，甚至在曠野受試探，隱藏自己的神性，這就是最徹底的易位行動。

當然，耶穌退隱曠野，最終是為了進入世界，宣告天國的福音，呼召門徒（參可 14~20）。跟從主作門徒本身也是一種退隱、捨棄和易位的行動，需要從原本的工作崗位退下來，捨棄原本的事業和生活方式，更換身分和位置，由本來扮演兒子和僱主的角色變為耶穌門徒的角色。

跟著下來，馬可福音一章 21~28 節記載了耶穌在「安息日」進入會堂講道和趕鬼的故事。因著工作的果效，耶穌開始有了名聲，聲譽更傳遍加利利的四方，吸引不少慕名而來的羣眾，到處受人歡迎，同時也令人開始覺得他滿有權柄（參可 1:32~34、11:7~10）。可是，早前在曠野遇上的誘惑，會隨時隨地再次重現。

按照我們的人性和心理需要，總是渴望被人認同，喜歡到處受人歡迎，渴慕別人的掌聲、肯定、讚賞、稱譽、甚至奉承。故此，「羣眾」往往容易成為我們陷入試探的誘因，因為我們需要面對羣眾，需要在羣眾當中存活，誘惑正由此而生。想像如果上述的境況發生在我們身上，當羣眾紛紛慕名而來並蜂擁而至的

時候，我們面對的試探，就可能是千方百計也要繼續保持美好的名聲，要不斷成功地爭取業績來贏取羣眾的肯定和認同。當羣眾只是聚焦於個人需要，認為我們就是能夠滿足或解決他們各種疑難雜症及有求必應的救星的時候，我們面對的試探，可能就是把自己沉醉於忙碌的工作之中，愈忙就以為自己愈有價值，覺得自己愈來愈重要，愈來愈偉大。這樣下去，很容易只是為了滿足和迎合羣眾的需要或口味而做事，逐漸只會被羣眾牽著鼻子走，隨波逐流，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事奉的方向。

耶穌卻比我們清醒，他不會忘記退隱曠野的屬靈操練，並繼續以「退隱」的策略來抵禦來自羣眾和魔鬼的誘惑。當耶穌被羣眾簇擁包圍及忙碌工作的時候，他馬上離開人羣，退到曠野（參可 1:32~35）。當面對被指犯了安息日之後，「耶穌和門徒退到海邊去。」（可 1:27）但羣眾仍不放過他，依然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來，「他因為人多，就吩咐門徒叫一隻小船伺候著，免得眾人擁擠他。」（可 1:9）跟著耶穌更上了山（參可 1:13）。又當耶穌醫治長大痲瘋的病人的時候，其實曾經嚴嚴地囑咐他：「你要謹慎，甚麼話都不可告訴人。」（可 1:26）可惜那人出去，便把這件事傳揚開去。不過耶穌仍盡量避開人羣，退到曠野去

（參可一5）。當污鬼指出耶穌是上帝的聖者的身分時，耶穌卻命令污鬼不要作聲；在另一個趕鬼的場合中，耶穌亦再次不許認識他身分的鬼說話（參可一24、25、34）。總之，耶穌刻意要隱藏自己那上帝兒子的身分（參可三11、12）。縱觀以上經文，很明顯耶穌三番四次要隱藏自己的工作成效和尊貴的神聖身分；而且有需要時，他又刻意「撒離」人羣，跟羣眾保持距離，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或界線其實非常重要，它為人際關係製造了很重要的個人空間，減低了彼此透過關係來互相操控的危機。耶穌這種「退隱」的策略，不僅讓自己，也讓羣眾免於落入名譽權勢的誘惑當中。

「曠野」在耶穌事奉和屬靈生命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耶穌工作和行動中可以退下來的地方，也是耶穌為解決羣眾需要而奔波時，可以獨處隱藏的空間。當然耶穌退隱到曠野最重要的目的乃是祈禱親近上帝（參可一35、三13、路六12）。曠野是一處簡樸的地方，沒有容易令人分心的事情會發生，可以在那裏學習孤寂、獨處、專注、安靜、禱告，在那裏個人單獨與上帝在一起，專注於祂，重建以上帝為中心的屬靈生命。

除了「曠野」之外，「安息日」也是上帝為我們學習「退隱」而設的。上帝

在十誡中清楚囑咐祂的子民要守安息日，要停止作工，因此當法利賽人看見耶穌的門徒行過麥田掐了麥穗的時候，便發出指控：「他們在安息日為甚麼做不可做的事呢？」（可二24）表面上法利賽人的指控是對的，守安息日的誠命就是要我們明白，人生中哪些事情我們應該要有所為哪些卻可以有所不為，以及要知道在適當的時候有所為和有所不為，正如六天是適當的工作時間，而第七天就應該是適當的時間退下來，停止工作。工作有時，安息有時；進有時，退有時，正因耶穌深明此理，所以在上述一些境況下，祂作出了隱藏自己工作成效及神性身分的選擇，只是因為時候未到，或時機尚未成熟。可惜我們很多時卻只爭朝夕，急於求成，反而進退失據，方寸大亂。

不過，我們仍可以問：上帝為何既要工作又要歇下祂的工呢？人生為何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呢？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解釋。在頭六日「說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創世工作裏，可謂一切都在上帝自由獨斷的意志底下運作，如果僅有頭六日，世界很容易變得好像落在上帝手中完全被祂掌握和操控。但在安息日裏，上帝透過「歇下工作」這種「退隱」、「撤退」或「放手」的方式，馬上便為世界營造一個空間，世界便被賦予一種在上帝

面前成為自己的自由。原來空間和自由正是守安息日最重要的精神，它要體現的是上帝的自由，以及世界和人的自由；當然，世界和人的自由，必然是自由的上帝的恩賜或禮物。難怪耶穌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可11:27）在聖經的脈絡裏，這句話有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既是耶穌針對上文提到法利賽人所作指控的回應；又是耶穌對下文記載他在安息日醫治那枯乾了一隻手的病人的解釋。事實上耶穌可以死守律法，延遲一日醫治也沒有問題，但枯乾的手是束縛那病人生命的一種很大的限制（他可能因那枯乾的手而不能自由地工作），既然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又是為人設立的，耶穌就沒有理由不在安息日醫治這人，使他得到自由。

可惜不少人好像文士和法利賽人一樣，將守安息日的誡命扭曲成綑綁上帝和他人生命的枷鎖。同樣是那條上帝所頒布的誡命，為何耶穌跟文士和法利賽人可以有不一樣的詮釋？問題的核心仍在於「空間」二字，可能文士和法利賽人那種太過自我中心和自以為是的性格和態度，令他們凡事都只從自己的角度去看問題，逐漸形成一種牢不可破的框框，而且只執著這個框框去生活，導致自己沒有空間，更不容許他人有空間。守安息日的誡命，其實是上帝給人學習「退出」、

「撤離」、「放下」的功課。所謂「退一步，海闊天空」，就好像馬可福音二章「至」節的描述：耶穌在一間房子裏講道，擠滿了羣眾，房子內完全沒有空間，連門前都沒有空地，抬癱子那四個人，如果繼續獨沽一味硬闖，可能未必能夠成功將癱子送到耶穌跟前，但他們卻能夠變通，拆通房頂，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子都縫下去。果然退一步就海闊天空，從擠滿人羣的房子退出來，因為抽離了，於是可以在較遠的距離看得客觀一點，反而更有助於認清整個形勢。又或者，由於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問題，以致可以看出一個嶄新、不同的局面，這豈不也是一種「易位」行動所帶來的果效麼？